



白雲許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游者羸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行蹤繼子長之轍跡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坂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左大江紛灌莽之杳々鬱叢薄之蒼々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十里之封疆尔乃心存目想計

度數量豈古人有事于此遺跡尚存渺茫周迴隱
若城郭之瀾迤岌隅已壞而塊土成崗頽垣斷續綿
延將百雉類乎築甬道以取粟于教倉其汗下而漸
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幅朽腐而僅存其彷彿
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鋒鋌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艸
未黃風颺、兮吹籟日淡、兮流光羗四顧而無人
幾欲去而徬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于野人之
籬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為古之戰場也感慨
前脩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者累日行戰地
弔遺址連井灶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
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于斯地
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耰而成棘稍買刀劍而
賣牛犢賁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敵虓虎捷若飛鵠一
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轟奮戈揚盾穿
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感殺氣排空黃埃亂目或
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懸
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絃矢不遺鏃積駭為觀斷
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罔宜集兵而虞大衄以今度
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
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目眴、乎昆

陽之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曠乎八公之州
木日白兮髑髏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
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殺弟離子
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
今堪輿塊圪開統拓迹自江右之獻版圖未嘗復有
干戈之後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
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睦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
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如登春臺而享
太平之物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
有教其教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
豆登降音器歌舞為之禮樂乎哉反而求于吾心則
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
須公身者正以培植其本源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
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
交養而相為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詞
諛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以翰墨詩章論材抑末
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

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顏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
庶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
以淑諸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
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婺之望縣山水佳秀之氣
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管子
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
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以為善且
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造幸君亦
無虧一篲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于禮樂豈
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為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原本脫一字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
綿延數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建
邑于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于其間之
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於雙溪
城南澄瑩日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頽洞
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
至於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
有奇俊超邁不規、于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
酒人皆得以為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詞蹈履者籍

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詞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
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
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竒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
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
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
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類宮今行矣揖而
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
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躋鎗誦其文若詩皆清
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
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

事接物之閒致其極則中庸而已尔非有絕俗離倫
幼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
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
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
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
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朱子
之後固當平氣虚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
願寔有益於已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撫竒務新力與
作者爭衡又將輾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則
可以心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

地字下有脫字

人之道也今日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心以識之而不施于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尔為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未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歎令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修己以及人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不汲汲于學每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尔進修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於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恥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使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管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門

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
輩群會無長語晝誦肄有倏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
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
悟稍闕各言其志思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
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倦別五載復會
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羣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
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
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信師說大夫士論子
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真志可尚滿
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修己及人兩無愧矣為憲掾
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
事尔未足為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
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
志不忘所能而不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
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余性不喜謠且知子昭氣深嘗
慕洲路相贈處而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
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學舉而由吏進者
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也而自郡縣

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
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由是出蓋天地
儲才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
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晉之進者雖是吏
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恥謹節行故能師
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搦筆書牘玩泐舞文而已
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
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
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
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
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
諸曹上官備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
每訪余為文字交言慶之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
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
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尔可計日而取也以
君之才空有知者豈久拘闕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由
是而為大夫公卿亦豈足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
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
嘯傲其閒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
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臥而遊

之亦甚幸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某
訥於詞姑序此為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
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
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
見聞孝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
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奉教之
者若曼其為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詞取士而不考
其實惟務雕鏤鏤刻破碎支離詖淫詞遁之詞靡所

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

聖朝敦尚實行放斥

浮詞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
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未
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
守故其發為聲詩慷慨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
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
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為吟咏之資
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于彥明者不止乎此
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
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于儒家者耳

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
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
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于
館下者皆知求之于經驗之于已誠立行成濟然為
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
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
于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
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
焉然凡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于
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
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勵好學不倦孜孜汲于
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于三衢
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
聞也舉之于州升之于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
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為
之蓋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
足為人師況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

泰
疑泰字之
誤

于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
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功
名之會將挈、而行矣某于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
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泰同姓又辱同門于其行
也敬書聞于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
某亦欲以自勉云尔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
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勤急
舊為東萊先生誦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

待
疑誤

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有之類宮承前代之
舊歷年之久幾不能待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
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為余道
者如此今遂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
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
勉之哉遂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
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來公壙

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娶之義
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
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
恕翁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
事判官奉國君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
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
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
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
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
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
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偁于人、為政
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沒平允興學勸
教親為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
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
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黨之貧
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於家年七
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
氏先逝生男益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子某為子
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一
男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

孫女四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
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
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於立
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闕納諸壙嗚呼哀哉
孤子某等泣血謹誌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
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隣國侵軼中夏以大
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為右族
金滅契丹易蕭為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
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仇為志
曾祖脫羅華察且招來懷輯徒眾益盛祖野仙饒智
畧喜騎射年少任俠尚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悔匿
以自全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卑騎掩
取金東京金一旦失于重鎮遂震讐莫能抗王師從
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
上將軍特將擊蠡州死之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
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為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
將之至是仍授查刺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

太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
登以力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
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好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
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開弓滿二石盡的於
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
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往公不聽
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復
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
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
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
切中要領雖老生嘆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上知
其才降制畧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先有展土
開疆之效父查刺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修勉
後效黑軍素畏服公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
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
與從度刺立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十餘人度刺
死之才統三年李壇反淄青公從東討壇濟南分地
以守壇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
剋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師衆攻城盡銳而進城
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

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
變出奇無窮或謂公曰為將當運籌發蹤左右三軍
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陣喜先卒伍得非大
將所為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吾不用
斧鑕驅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命耶且
男子當援枹死事書之竹帛炳々然後世豈帖帖灰
戶牖下效兒女子乎哉吾嘗聞漢伏波將軍誓以馬
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是後
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豐縣
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書于
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為
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脩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川
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後副帥宋
都碍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
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
道與賊別部遇公設狀橋下而燬攻其前賦趨橋走
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眾出與官軍
道殊謀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

覆其巢散其脇從州遂以安鐵西軍王昌誘初附五
營衆為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
特誑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安反側不如侈其渠而
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州渡
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
衆為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
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須誦明
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字德懋顯聞于時
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先四年部郡鎮江卑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

按
疑按字
記

語復徵民無從出則勞晷求辨公始蒞職臺移覆其
當寮黨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為任接行驗實
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
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
未有報掌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于死寧便文
字營為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助之不以相及也
遂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齒亦

字似當作自

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
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重汲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
為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

水蘇秀常潤等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飢食徒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灾居職踰三歲刺奸廢庸不憚強禦凡以為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飢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持之猶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語解其問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為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闕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于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得亦難能哉推二公之道可行于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君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加禮遇嘗以字偁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陰泚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公辭上獎諭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遭喪稽葬公導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入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袞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

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
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
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救不足行省是
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
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出入門下深自
媿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人大
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偁多才或以智謀
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鏘、充、伋朝廷可謂
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
大畧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
祇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羣
臣公孫弘之徒猶發冢而所憚獨黯為之低徊不發
者久之視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
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為
闕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于公式
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蓋公之為人剛
毅正直獎善嫉惡出于天性其為政知大體汲、以
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
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
施而事顯節完浮於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孺而

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
願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
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偁厥心慊焉謹采公
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
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
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考于斯能即
其事以求其心于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
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許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白雲許先生文集卷之三

啓

荅潘明之啓

辛亥歲以厚幣相招欲使廢學家
塾辭之繼書來欲不廢學而受幣

金華厚學許某

右某啓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
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
蓋亦善敬可而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
巧言令色鮮矣仁宦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
為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目陪燕
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幙為賓升堂拜母挿架三萬軸

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覩帳後所列之
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謨千載之興衰風雨對
床烟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塤箎之不如豈麾不
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
丁世路之多艱脩嘗險阻入闌闌而僑處何所見聞
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
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窓前夜雪心思
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
儋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贏金始校兔園之冊已餘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啣耳以搔心尚勝沾體而塗足
豈謂故之垂盼忽塵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牽
制載酒殺從學楊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孺
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詞
仍許素飧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燕且戰
且耕世那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英
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襲
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
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漘溪之風月冠綬為
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異暴公子之名聞已
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而

照然以軒冕為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
再三欲得愚者之一得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
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
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為報謝因
既敷陳謹具啓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
賜鑒念不宣謹啓正月日金華後學許某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懼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援
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固業儒幼常承學屬
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

之末顏回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甌幾生塵席不暇
暖日忽其易暮心皇而何之欲奮蹇足于長途
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窓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挑

原本缺一字

鐙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
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
書而沂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攜
手提耳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乎其大也譬
為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為託
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
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

甕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屨祇餬其口豈好為師不
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
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倂蒙于大厦實化工幹運于洪鈞為其不求是
以見取惟茂才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
於鄉評然後偕于計吏蓋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容
廁尋常闕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惟大朝立法
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已縻
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飡自孔子而下君師之
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所
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糝雜物理之
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要主
持敬以收禮復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
是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之可當大
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惟鷄在梁預知被服之
不偁彼鴉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
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詹
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
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而歸
鄉里慕公子之名已舊今觀持斧而來海濱暫為一

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為先門
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其
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簞之揚之糠粃耳此時恐
有累於高明率之砥之于將成他日或可歸于陶冶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啓

盜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蹈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

善頌褒語過榮于華袞交情未絕于布衣光粲珠璣
春回蓬華七襄莫報三復深歲恭維某官積善之餘
流芳甚遠攀龍鱗于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

淮西甘棠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泳于麗澤空後昆

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

之氣學惟為己言必驚人久盤礴于胸中時發揮于

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

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遊戲假莊生之寓言

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

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稽計當習

平準之書而輕重通蹇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

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艸之

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北部應
無狐狸深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鷓鴣念某天資
推魯學問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迹出涯
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
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於江湖則誠空駑駘短材加
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
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已固敢邀鄉黨之
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塵此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飄而飲亦
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慚
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
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為復有誨言幸
毋棄我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惟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數沐雨露於九天
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弹冠伏惟
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扁全以體仁
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
蘊崇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
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

原本闕二字

之月敦詩書說禮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乎
不拔產棟梁固為時用豈邛笮所能久留允稱臺中
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
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飢之民當道
適逢于豺狼啖 逢于鷓蚌解紛糾於盤根之際
還舊貫于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為奇事峻躋烏府
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近
締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
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先生原隰
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縣而雨隨祭東

原本缺一字

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符眾望
昔在廷皆知憚黯今 印無以易堯白簡絳駟耳目
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期
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氣深鯁生得
上于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于燕厦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叅政啓

恭審渙奉明綸升叅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
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迂吏斯來切惟
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
里嘉謀兼賴於眾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

有識交歡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弟
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莅政仁心及物
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萃正
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
揮于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
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于版曹進樞
謨於宥府從容引退簡眷隆持斧來海瀕勝之：名
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細
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牆原隰光生狐兔_迹
迹私喜福星之編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
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鼎_端居廊廟之尊某自揆迂踈
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欲行既歡悰復贅
魚槭之贊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後
侯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
贛先是諸軍會者數萬：戶十餘人皆頽望
莫肯出兵侯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其
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皆如所料都帥
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後學金華許某啓

右某啓共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於農事之內即寓軍政其于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鐃之用芟闢為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為也不教是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師能將則多而益辨

此處似有關文

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藪鳳宮治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畧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恭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風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氣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鄴侯之宮^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

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
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而必
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韞弓素學固萬人之敵
披甲上馬用竒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
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
中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
數軍實而簡卒徒聞謀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
禦漸散離而就擒徵側游魂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
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鱷鯢廓清煙瘴戒干戈之載
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
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
舊煙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縻韉而迎拜人爭趨
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鼯鼠甚微豈盡千鈞之
發海鰲能巨試看一釣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
之可測我知己審言大非諛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
聞雞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贊勳以俟君子
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啓事塵賀伏惟台慈俯賜
鑒念不宣謹啓延祐二年十一月日後學金華許某

啓

文

復張子長文

原闕二字

二儀塊 萬彙阜蕃氣立和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
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脩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
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賾索隱相彼稼穡基此耕
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兢、勤、懇、豈曰能
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叅伍下器上道來
今往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
善人雖生而何補尔乃反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
德膺服謨訓期不違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内外
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晬背盎知
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鑿興止涉百氏
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而黽勉或
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華門水飲蔬食秋鐙簡編
春雨耒耜入則家遑無閒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
弄月摠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
樂振遺音返淳樸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怍然藏器
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以潔身
不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
伊喔呶訾卑疵媿趨望塵下拜自鬻上書營蠅苟狗

百字似當作左

遊疑作遠

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偽行
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
勒移亦何取焉願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
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
攘袂道途修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遊以為詭隨
非計便佞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
狗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速乃飛書而
見識羨子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
家之縱橫猶三餘之犄撫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
終憶援弓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
抑鋒止銳茂葉發于深根大聲出於宏器誠既積而
莫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禮忽得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為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
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而
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人
望之以為毅然不可犯君子即之則粹然春日之溫
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
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為己任進而升
于朝也拳拳于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面

原本缺二字

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于堂陛其精神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于四方見巨姦大慙必去之如農夫之務于芟芸位居廊廟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慨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奈適嬰乎逆鱗被之以榮祿之美號調燮于萬里之峨岷扶老母携幼子跋涉于中道積憂勤感霜露竟長逝于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充塞乎乾坤死生壽夭貧富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慙遺以福斯民公孜孜為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不可問而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為公惜某昔嘗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不能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馨蘋靈無不在來鑿盤殮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魏、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為鉅公惟公之心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闡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
移之于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
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攷：奉國
蹇：匪躬移疾勇退丞將徵庸文章滿家星宿羅胸
退然外巽浩然內充近而即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
延款顛：不棄薄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答問撞鐘
出醉公德如酌醇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
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雙瞳
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康寧好德考終今聞廣譽
南北西東有子成家克蹈厥宗公其不死人無哀恫
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簡白池泛蓮紅司察東
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樽俎不
空酒馥芳香染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應
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勿凶：潜然出涕不知所
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
風雨一躍出叅賓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即卷而懷
婆娑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
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列秉威行惠字教興訟平

棠陰已成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
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艷不細
人知子雲寧俟後世丹旌翩々將返故宮魂無不知
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書曰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
得人々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事
為有難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
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
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
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
室必有忠信況大邑通途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
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既窮而莫敢告是
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
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天下慮愴々乎木石居而
麋鹿交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
力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驚々然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恥之人耳

是之謂不知命弃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墻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叟者甘于啜耳騷心以自給其敝緇黎糗亦異數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吏之列其亦欲免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于公道也夫某以推魯之資遲暮之學而先強仕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于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修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于進哉未至于此而且汲汲焉則為養為貧者也為養為貧而仕抱關擊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數百萬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陟皆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瘴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為任莫重于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贊畫諾于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雖欲養誰為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願敢見得忘

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攷、
為善諤、在進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也勾
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隊趨進旅退旅伺官長之顏
色為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以為
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
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槍然而飛嘎
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
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其毛
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敝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束也故
不若任其性為愈耳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

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葵齋先生閣下
學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
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
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
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
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
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
蚤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

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
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
能肖于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之類是
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于學可乎仕
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其責有所歸
其可嘗試乎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
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
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
弊乃見耳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
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佞曾子之學
自格物至于修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
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
視子夏之言大有迳迳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
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耳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
也夫有志于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
免于數、強者則進捍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嬖趨
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
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
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走之
徒無自紹于門下某介于賓階而奉清談者惟道

德性命而已干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
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于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
敢為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
懼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
經優游乎百家叅稽于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
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
霄薄飛鵬不為蜩鷲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某再
拜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相傳至夫
子而大明孟子沒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
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
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
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
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
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
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
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
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

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乎無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于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皇皇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固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真以為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于富寡而求于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驕法其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宜蓋深潛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于師者以復足下管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易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也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

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乎無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于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皇々若有所不足諄々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固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々盖亦真以為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于富寡而求于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盖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駑怯其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

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宜疑盖深潛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于師者以復足下管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易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

言巨細精粗本末隱。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
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
何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
儕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
行兩事耳誦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
行之躬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
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
力踐旦、有得幸明以教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
善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于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于道與否則存乎人
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
有是非也人于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有不
當耳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于上天下之人莫
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
以然雍、熙、囿于和氣舉天下無一物一事不得
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
為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
錯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
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

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
天之心為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遊
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
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為不
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
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
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機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
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
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
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于春秋而取法書也

易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為之
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耳孔子恐史之所錄
記善惡混淆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詞
使人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
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
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鋤其暴虐
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
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
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
之全書為萬世之師法綽乎有餘裕雖火于秦而

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于春秋作編年
而不敢加褒貶法于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
去惡況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于
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
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為堯舜同出於黃帝著
于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
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為殷之仁而
劉恕輕信以為微子抱祭器歸周列于外紀以殷王
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
可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

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
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
抑外紀成于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
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于書
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
異于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于通鑑之前一
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
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于片言隻字之間而網
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証據坦然明白其于書則因
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與義則本朱子而

斷于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于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箒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于此矣吾為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為我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亾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于北山何文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為學

也于書無所不讀而融會于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于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歿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山林之士未嘗先顯於天下雖抱瑰竒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於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於退之而其名至於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何子之的傳而

何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為端則是書可行於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于言辭僅足以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為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自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賦高學日盛某比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葵義惟有江東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已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頗曾考求往往與眾不合今以異于眾者具別紙上呈標上舊題

為蔡氏書傳謹案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某人註如易王弼註書孔氏註詩毛氏傳鄭氏箋未有敢以己名加于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于地下敢安此僭乎況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為序文昭揭于前而于九峯元序附於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為安末繇叅承即日餘寒幽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延祐己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之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益

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日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為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耳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胆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為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夭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為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畀賦不欲戕之耳天乃區區各一靜亦未以見昇何

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能為一歎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為虛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為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為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為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為是

原本缺一字

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為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耳今一切目訓詁傳註為腐談五代以前始置弗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耳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為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褒者則為太過而

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叅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間學為止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某月某日後學姓某謹熏沐裁書再拜上獻于某官

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于諸侯內舉于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曾為相國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為公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為吏其于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辯面爭不專以詭隨為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大

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公卿者不可一
二數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
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學周制
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
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者
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者有
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筭門非鼓瑟所也方今文
運開明拔茅彙征而某猶且佔卑呻吟于窮閭之下
則自棄甚矣今亦既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守不
能自銜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儲無

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為進取之資則是徒溷案
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
及而某猶且緘默不一自鳴則終無可進之日矣伏
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嘘轉寒為燠使預於斗食之列
誠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耳亦豈敢望復有升陟
如漢之為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白雲粉末上又其卷之三

此藥之性更香熱即公望之某再拜
南來平曰少自製一海二丹能置諸
藥在四葉之對味一製轉寒而熱對
其所以製也其性不一自出即
制下制即制即公望之某再拜
製之性不一自出即制下制即制
製之性不一自出即制下制即制



